

汉堡文化狂欢节



法轮功获支持

【明慧网】二零零九年九月十二日中午，五彩缤纷、载歌载舞的不同族裔的团队穿越汉堡市中心，将一年一度的德国汉堡文化狂欢节推向高潮。作为唯一的华人团体，近一百五十名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游行，并赢得组织者和观众的好评。

“宽容”是二零零九年汉堡文化节的主题，“认知取代恐惧——人的尊严不容侵犯”是此次文化节的宗旨。法轮功学员除了和往年一样展示文化方面的内容，这次游行还加入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主题。在约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法轮功方阵中，打头阵的是约九十名身穿中国古代风格服装的天国乐团成员，随后是花车、仙女队及展示这个和平团体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模拟酷刑展。

原籍波兰的观众莱斯采克，是退休机械设计师，在东欧共产党倒台前九年来到德国。以他在波兰共产党统治下生活了几十年的经历，他认为，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根源在于，共产党专制就是想控制人的一切，包括人的思想和行为，如果它觉得控制不了了，它就要镇压。

文化狂欢节总指挥库劳女士对记者说：和去年一样，天国乐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对于游行中揭露中共迫害的内容，她表示，这和本次文化游行的主旨非常相配，她说：“受迫害团体就应该把迫害公布于众，越深入越好。”◇

由一条红纱巾想到的

2000年底，一位刚结婚不久的新娘子和她的亲友们，在天安门广场上游玩，想拍几张结婚纪念照，新娘子打扮一番，刚从书包里取出大红纱巾，戴到头上，万万没想到突然冒出了几个便衣警察，一拥而上抢走了新娘子的红纱巾，又将包翻了个乱七八糟，新娘子及其亲友以为是遇上土匪强盗了，很气愤地与对方打骂起来。便衣们这时才醒过味来，打错人了！他们向新娘子解释，他们要抓的是法轮功，刚才把红纱巾误以为是法轮功横幅了。因为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从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，所以知道打错了。新娘子及亲友对此事十分气愤，说：“刚才就算是炼法轮功的拉横幅，你们也不能如此穷凶极恶，简直是一帮土匪强盗！”

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想一想，新娘子在天安门就仅仅因为拿出一条大红纱巾，警察就这么敏感，动作之迅速令人惊讶，那么，央视《焦点访谈》上播出的所谓法轮功“天安门自焚”的那一幕幕表演，什么先坐下再盘上腿，打开汽油瓶盖，往身上浇上汽油，再用打火机点着，

伊春真相

第 65 期 2009年9月25日

洗衣店里小风波



【明慧网】九八年我“下岗”后开了一个洗衣店。前年秋季，一位顾客来店，取她丈夫送来的五件衣服，她没拿我给她丈夫开的取衣凭证，却和我大喊，说我太死板。我向她解释，她象没听懂我的话一样，坚持要把衣服拿走，然后大喊再也不到我这里洗衣服了。我想着师父讲的法，告诉自己不能和她动气。

过了十多分钟，她平静了。我向她丈夫核实了一下确实没错，就答应把衣服给她，并拿出在她衣服里洗出的四百元钱递给她。她愣愣地站在那不敢接，我把钱放到她手里说：“是你的。”她红着脸说：“真不好意思，谢谢你，你真是个好心人，下回我还到你这里来洗衣服。”我说：“这是我师父教我这样做的。”

她很吃惊地问：“你师父是谁？”我说：“我师父大名鼎鼎，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我是炼法轮大法的。”她笑着点点头。我又说：“如果在以前，我早就和你干起来了。”

从那以后，她来我店洗衣服的次数更多了，她还说，我店洗的衣服比哪洗的都干净。

这些年，这样的事遇到很多。自从一九九七年修炼大法，我一点点地按《转法轮》中讲的去做，去掉私心，不再争名夺利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祥和。◇

伊春大法弟子于洪涛、叶梁军、关素明在北京被绑架

2009年9月5日，伊春市金山屯区大法弟子于洪涛、叶梁军、关素明在北京丰台区方庄桥东被绑架，恶警抢走电脑、钱等许多私人物品。三人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。望知情者提供详情。

等着警察拿来救火毯救火，喊着口号等烧死，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动作怎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，而不被便衣发现呢？是谁在说谎？谁导演的这场自焚惨案，那不是一目了然吗？◇

■ 举旗傲对干警--一名法轮功女学员拿着「法正乾坤」的标语，在北京天安门抗议，遭到警方拘捕。(美联社图片)



我在黑龙江女子监狱的遭遇和见闻(一)

金山屯公安局酷刑折磨大法弟子

2002 年 5 月 10 日，黑龙江省伊春市金山屯警察十多人开着两辆轿车突然闯入我家，警察齐友和康凯最先冲上来，一个铐住我一个往外推我，其他的满屋子乱翻。

在看守所，警察把我带进一间黑屋子。打开灯只见所有窗户上都拉着帘，地上有一个角铁围成的四框。齐友指着地上的血说：“那是你们同修的血，你想试试吗？你最好放聪明点，省得我们动手，不要遭罪，如果尝尝滋味也行。”那个铁框就是把人摁住上面，把脖子、两手、两脚用铐子固定住，一按电钮铁框就向四面伸，这叫五马分尸，脖子最容易被勒出血，那地上的血大都是这么勒出的。恶警恐吓我，是让我说出最近干什么了。到晚上，进来 4、5 个人，拿着一根白色细尼龙绳，说是白的，其实中间都是颜色发黑的血迹，那是大法弟子的血染成的。4、5 个人冲上来就把我按倒，七手八脚用尼龙绳把我双手、胳膊使劲往后抬，双手在背后一直抬到与脖子齐。康凯就在一边手拽着绳，一会往上提一下绳，大约 7 分钟放下来，一会再提上去，10 多分钟后，那帮警察说：“你们不行，朱成新（大法弟子）能挺住上 10 次绳，真厉害，真有刚。”按公安局自己说，这种刑罚一般的人上三次绳，以后手基本就不好使了。

酷刑后，当晚我被送到乌马河看守所，到年底无任何理由非法判我 5 年半徒刑。我母亲在我被绑架 20 天后，在忧伤恐惧中离世！2003 年正月，和本地另一名大法弟子被绑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。

哈尔滨女子监狱酷刑折磨大法弟子

被关入集训队。我们一天要坐 14 个小时，一动不能动，稍一动就是一顿暴打，监狱的刑事犯监督我们。队长姓李，另一个叫王晓丽，不是狠打就是罚蹲。狱警陶丹丹迫害大法弟子手段毒辣。没有配合他们，姓李的队长冲上来扇我耳光，最后累得她呼呼直喘，然后王晓丽冲上来接着打。七月被转到黑狱的八监区，后又转到二监区。队长郑杰、张春华、杨华、张秀丽、李桂荣。狱警肖主剑、桂娜娜、黄静、周丽丽。刑事犯赵艳华、宋丽波、赵艳、朱玉红、李桂红、金贞碧、杨平、李桂香、王凤翠、黄鹤等联合作恶，把大法弟子逼得跳楼 3 人，俩个大法弟子重伤，多处骨折，至今留下明显残疾。一个叫张艳芳的还未成年，也被打的半死，后扔进小号。

八监区大队长郑杰、张春华、张秀丽是跟王兴监狱长签“军令状”来到八监区的，目的是把被关押在八监区的大法弟子“捋直”，要一律“转化”、干活等迫害。当时的大法弟子一部份在监舍，一部份在小号，一部份拉出去迫害。对此我提出来抗议，就在监舍用“大背吊”把我吊跪着，狱警指挥一个叫王凤翠的刑事犯不停的谩骂并威胁要“拉练”。我在“大背吊”5 天后也被拉出去“拉练”

监狱很多人带着防暴帽，手里拿着电棍的、警棍的、小白龙、竹条、满水的矿泉水瓶，有狱医、卫生员、服务大队，狱警、刑事犯等几十人。这些人围成一圈，在一条死胡同的旮旯里。郑杰指着大法弟子朴英淑说：你们看她脸像不像个大熊猫。一帮刑事犯和狱警哈哈大笑，我看见那大法弟子两眼被打的充血，眼睑黧黑，白眼仁成血片状，整个脸变形了。然后让所有大法弟子在他们围成的圈里跑，跑到每个人跟前，她（他）就用手里刑具不管你哪里打一下，一个人不落，叫所谓雁过拔毛。

刑事犯王凤翠在狱警授意下推我跑，我不动，狱警就叫狱警就叫两个刑事犯拽着我跑，两个刑事犯拽着我跑，然后

用镣铐把我吊在铁栏杆上。防暴队一个叫王兵的男警冲上来拿电棍朝我脸上身上，甚至乳房乱触，拼命的扇我耳光，鼻子、嘴角的血都淌成线了也不停。我依然不跑，王凤翠就两手攥住铁栏杆，面对我用膝盖往下身猛顶，踢到浑身没力气了，气喘吁吁说让它徒弟黄鹤来迫害我。黄鹤拿着一尺长的铁条，上来就往我下身、阴部乱捅，听我发出凄惨的叫声，狱警和肋从的刑事犯狂笑得直哈腰。张春华说你不要腰疼吗，让黄鹤好好给你治腰。

狱侦科长肖林打人不眨眼，犯人见他没有不打哆嗦的。一次他把我拽到一间屋子里，开始左右开弓扇耳光，手打累了就坐在椅子上用脚打，用脚打耳光比手更狠。就这样反复打了三次，后来两个刚刚参加工作的狱警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拽着我就走，肖林挡着，最后用皮鞋的尖头狠狠地把我踢倒靠在墙上倒下。当时我两眼漆黑，就觉得气一下子被谁掐住了。不知过了多久我才醒来，有半年的时间都不敢喘气，夜里也不能翻身，后来才知道肖林把我的肋骨踢折了两根。

虽然我的肋骨断了，狱警的迫害依然，指使王凤翠加重迫害。王犯看我翻身都困难，手被铐着，就把我的脚绑上，然后坐在我腿上，开始用竹条抽打我脚面，只需 2、3 分钟脚面就会象馒头一样鼓起来了，再用机器针双手轮番快速插上，速度快的都看不出频率来，馒头一样的脚面就密密麻麻的全是血点往出渗血，痛痒的如百蚁钻心，就这样白天黑夜的变换方式折磨。还不让睡觉，一次最厉害有 11 天不让睡觉。有 4、5 个同修连困带罚开始说胡话，监舍里阴森森的。每天都能听到走廊里传来一阵阵狱警迫害大法弟子的哈哈大笑声，把大法弟子打的越痛苦，他们笑的越狂。王凤翠告诉我，你别怪我，张春华答应一天给我 200 块奖励，这里这么苦，我也没办法，我要吃排骨都给拿。狱方还答应王这就算一份工作。犯人羡慕，争先恐后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谁手段卑鄙，谁更残酷，谁挣高分减刑就多。迫害愈来愈残酷了，我和大法弟子们开始绝食反迫害。

犯人宋丽波、商晓梅不懂医术，但犯人在监狱有个毛病什么的都由她两处理，宋丽波来给我灌食，张春华看插不进去，就告诉宋使劲插。一伙人把我按的按，踩头的踩头，食管插进去拔出来，反复弄，也不知是食管还是气管，我靠本能的挣扎几下，要不就憋气。每天灌四次，用多次灌的方式加重迫害大法弟子。灌的东西一般就是水、大蒜、盐、还有一些不明药物，被灌完后很长一段时间手脚都不怎么好使。（待续）



大连教养院恶警雍鸣久遭报死亡

2000 年到 2002 年间，雍鸣久任大连教养院中队长，为了私利不择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，毫无人性电击老年法轮功学员。

2009 年 4 月 9 日，雍鸣久在教养院内骑车，一头摔在石头上死亡。一个人做了什么都要自己承担，神佛在审视着我们每个人所做的，善行恶行都有果报。